井憂高大夫乃余監臨山西時所獻士也昔讀其文因知其人曰斯人也足以守矣後得捷報果符余言甲戌之夏余自陝赴官留都道出故鄉鄉之父老數百餘人咸告曰我等小人所以有今日者其惟我高大夫之恩乎向微大夫禦斯寇也我之廬舍其皆灰燼已乎我之廩庾其皆傾竭已乎我之牛羊犬馬其皆亡失已乎我之族黨姻里其皆離散已乎我之老稚婦子其皆委之溝壑已乎我之少壯其皆劫而從之已乎我等小人得成基業傳之子若孫者我大夫之恩也恐一再傳老者既沒幼者無復聞矣敢伐南山之石徵公之文撰述勞績大書而深刻之樹之縣門傳於來茲使世世有以知我大夫也余謝不敏父老曰公鄉望也獨不念我鄉人乎余不敢辭惟昔樂毅之攻即墨安平君田將軍禦之卒完其城以復齊國高大夫之禦寇蓋庶幾乎安平矣安平之功太史公傳之余於太史公不能爲役安能紀大夫之功耶大夫新立祠以祀安平百年之後大夫可以侑食矣大夫之功自有史氏書之余言何足爲重輕耶大夫名允中字信道太原人起家福山教諭遷即墨知縣凡邑之僚佐賓客有勞於斯役者咸書於碑陰云

重修城隍廟記

藍　章

即墨自齊時有之故城在平度之東南六十里安平君田單之所守膠東王田市劉熊渠之所都北齊省入膠水至隋時復置徙故城之南八十里今城是也城隍之祀不見於禮經而史所不書惟